

谋后

红颜劫之

HONGYANJIE ZHI
MOUHO

下

离落城 著

LILUO CHENG
WORKS

他有他的算计，她有她的谋略。
血与恨的交叠，不仅颠覆了他们的命运，
还将带给他们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情……

红颜劫

张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谋后

红颜劫之

LEIJIANG
WORKS
离落城 著
下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第二卷 相守

第四十九章 媚色阴谋

确定春阳公主只是身体有恙，没发生其他事，郝京妍便离开了隐梵宫。她还有那么多的烦心事解不开，哪还有闲情操心春阳公主的病痛。夏侯丘紧跟着出了殿，自始至终，他都没有多看春阳公主一眼。

然而，当郝京妍和夏侯丘都转身后，刚刚还目光呆滞的春阳公主，听着一重一轻的脚步声越行越远，她脸转向大门的方向，充溢在她两眼中的是怨愤，无尽恨意剧烈地澎湃着，终化成玉石俱焚的凶狠。春阳公主搁在毛毯外的右手，在小腹的位置来回抚摸了两下，而后使劲攥紧毛毯。她发誓，她一定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

“看来春阳公主这回是真病了。”在后花园的一处花圃前，郝京妍停下，她看着夏侯丘说道。

“皇后娘娘言外之意是说，春阳公主之前一直在装病？”夏侯丘不以为意地说道。

“你我心知肚明。”郝京妍直视着夏侯丘，想要看穿他的内心，可她仍只看到他的冰冷。

一个多月了，夏侯丘一点动静也没有，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不知为何，郝京妍近日来又突生一阵不安，好像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。

夏侯丘轻挑了下唇角，没有回答，而他的眼眸中却笼上一层冰冷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他可以行动了。

在一个岔岔路口，郝京妍朝着凤仪殿的方向走去，夏侯丘则是出了后花园，径直回了长亭宫。这一天，他同样在刀光剑影中度过，但他挥出的剑气比飓风更

为凛冽，直刮得屋顶上的瓦片啪啪作响，那狂作的声音犹如暴风雨的前奏。

第三天的午后，即使背后的暗流蠢蠢欲动，郝京妍还是如同往常般去了长亭宫，只是她不知，她正一步一步踏进一场阴谋当中。

长亭宫内，夏侯丘在练剑，一招一式皆牵动着风云的变化。庭院中重新种植的大树，在剑气带起的烈风中沙沙作响，而站在一旁的郝京妍，长发和衣襟都被吹乱。忽然，一道剑气扫过，打在她的脸颊上，锋利的剑气和她皮肤接触的地方，立即显现出一道伤痕，鲜红的血迹更是从她被刺破的伤口中涌出。脸有点痛，但郝京妍仍是一动不动，静静地看着笼罩在剑光中的夏侯丘，却没在意他的剑招，心中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日落西山，染红了天边的云彩，景色很壮丽。但看着那片红色，郝京妍竟然感到有些眩晕，慢慢渲染的红色云霞，恍如浓稠的血在扩散。

酉时，夏侯丘还在练着剑，完全沉浸在冰冷的剑影中，郝京妍却是默不作声地转了身，面向长亭宫的大门，欲要离去。

“不是很想知道我的目的何在吗？我告诉你。”在郝京妍起步时，身后传来夏侯丘的声音，他已经把剑收了回来。

郝京妍提起的左脚在半空中停滞了片刻后才落回地面，她再转回身，目光深沉地看着夏侯丘。他胸前的衣襟被汗液浸湿，不厚的布片贴在皮肤上，结实的胸膛立显出来。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算计，夏侯丘仅仅是郝振南的儿子，那宽厚的胸膛应该是她可以依靠的港湾。可世事弄人，明明有着那么亲的关系，站在同一个院落里，却遥远到仿佛两个空间的人。

没有说话，郝京妍只是那样看着夏侯丘。目的？她是在苦苦地追寻着，却并不是很想知道，要不然，郝京妍也不会在这一个月里，一次也不曾问过夏侯丘那个问题。她内心深处是在畏惧着真相，害怕去面对残酷的现实，于是她一次次地逃避，终于到了不得不做个了断的时候了么？

“你可以不说，我不是很想知道。”郝京妍说道。什么也不知道，那样她还能给自己留一点虚幻的希望，不至于绝望。

“可是，我要行动了。”这是第一次在夏侯丘的面容里出现少许诧异之色，这个女人不就是为了刺探他的企图，才接近他的吗？他如同一个刽子手，不把人推进万丈深渊誓不罢休，“我和齐下王有过交易，他要我杀死阳骆承，事成之

后，给我一个大将军的位置。”

“你很想做大将军吗？”郝京妍问。她不是很了解面前的这个男人，但她知道他无意于那些虚华的功名利禄，那夏侯丘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伸手，她就能揭开真相的面纱，但她却有想退缩的冲动。

“我要夺取整个天下。”不给郝京妍喘息的机会，夏侯丘道。这才是他费尽心机做那一切的目的，只是还有些话，他没有对郝京妍说。

天下……郝京妍的眼之尽头是辽阔的天空，却渐渐被黑色浸染，她的心也骤然一沉。

“我感觉得出，你并不是那种想做皇帝的人。”郝京妍有些无力地说，纵然改变不了什么，她还是抓住那点即将熄灭的余光做着最后的挣扎。

若只是和齐下国的交易，还可以商量，但天下，阳骆承是不会让给任何人的。夏侯丘要置他于死地，阳骆承也不会被动挨打。相残吗？脑海中回旋着夏侯丘的话，郝京妍感到空前的绝望，天还未黑，她已觉自己身在无尽的黑暗中。

“这个，你不需要知道。”夏侯丘道，他边说着边走向郝京妍，拉近了两人间的距离，“但是，有件事我还是可以告诉你的——我要利用你击垮阳骆承。”

“我？”清清楚楚听到夏侯丘的后半句话，郝京妍愕然地看向他。他说要用她去对付阳骆承？不可以。她清楚以她的力量阻止不了夏侯丘，于是近乎哀求地说道，“你不能，不可以……”

“你不是说我是郝振南失散的儿子吗？因为你独占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，心里很愧疚对吧？”夏侯丘冷冷地说道，郝京妍无法看透他，他却洞悉了她，他狭长的眼睛里泛起一缕蓝色的光芒，“那么，就在阳骆承和我之间做个选择吧。”

选择？就算负天下人，她也不能背叛阳骆承。夏侯丘呢？她同样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。那么她要如何抉择？

然而，在郝京妍没有做出决断之前，夏侯丘先替她做了第一轮的选择。夏侯丘抬起右手，只见空中划过一道银色的细光，郝京妍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只依稀感觉脖颈处传来针扎的刺痛，意识便开始快速涣散。

“你……”她一句话还未说完，眼前一黑，便朝着地面倒去。

在郝京妍倒地前，夏侯丘扶住了她。天下，他夏侯丘要定了，为此，他可以不择手段。

较平时要早得多，阳骆承回到了凤仪殿。风雨欲来，他又岂会察觉不出空气中潮涌的躁动。心有所忧的他，放下手中没有处理完的公务，提早回了凤仪殿。殿外的灯笼亮着，殿内的蜡烛也燃着，只是偌大的宫殿里面，唯有薄凉的空气在流动，没有郝京妍的身影。

“皇后呢？”阳骆承对着宫人问。

“午后，皇后娘娘在马大人的陪同下出了凤仪殿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”宫人唯唯诺诺地回道。主子去了什么地方，他们做奴才的又怎么会知道。

按时间推算，郝京妍该是去了长亭宫，但即使再晚，她酉时也会回到凤仪殿，而现在已是戌时，阳骆承抬起头望着昏黑的天际，心中莫名地升起一阵不安之感。他后悔，明知夏侯丘危险至极，还让郝京妍去接触，要是她出了什么事，他要怎么办？丢下还战战兢兢站着的宫人，阳骆承脚步匆忙地出了凤仪殿。

长亭宫，夏侯丘的寝室。里面只点了一盏蜡烛，光线有些昏暗，但是要看清房内的东西和人并不困难。先映入眼帘的是丢在地上的一件浅色长衣，颜色和郝京妍之前穿在身上的相同。再往里，沿着去往床榻的一路都有被随意丢弃的衣服，除了女人的衣服，还有男人的长衫，内外的衣裳凌乱地堆在一起。

房间的窗子开着，袭进来的风把垂落的帷幔来回卷起，透过薄薄的幕纱，可以看到床榻上若隐若现的两个人影，是夏侯丘和郝京妍。被褥遮盖在夏侯丘的腰部以下，他上半身一件衣服也没有穿，而他身下的郝京妍，上身同样裸露在空气中，一丝不挂，白皙的肩膀、修长的手臂，一览无遗，通过两人的间隙，甚至可以隐约看到她高耸的软绵。排色肆意，瞬间可迷乱人心。

阳骆承用最快的速度赶到长亭宫，他生怕晚一步，便会留下一生也无法弥补的悔恨，就像当初贺雨薇死时一样。

“马御，皇后呢？”在长亭宫外，阳骆承看到守在外面的马御，他声音略显急迫地问道。

“还在长亭宫内。”马御回答。

“有什么异常吗？”阳骆承再问。

“除了皇后这次待的时间比以往久，里面没有任何动静。”马御答，忽觉阳骆承的神色不太对，再问，“皇上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进去看看。”阳骆承还没说完，已经朝着长亭宫的大门走去。

郝京妍做事向来很有分寸，要是没有原因，她不会无缘无故地晚归。京妍，不要有事，阳骆承在心中迫切地祈求着。

半刻钟前的夏侯丘寝室。

躺在软榻上的郝京妍，头部幅度很小地左右转动着，似乎想要挣扎着起身。终于，她慢慢睁开了迷离的双眼，头很沉，身上全然无力，她这是怎么了？星星点点的光投进她的眼帘，她蒙眬的视线在一点点清晰，可 she 发现第一眼看到的人竟是夏侯丘，两人的脸庞间隔不到两寸。

“你对我做了什么？”郝京妍气若游丝地问道。她依稀记得夏侯丘用一枚银针刺进她的脖颈，然后她便失去了知觉，身子如脱力般。

只是夏侯丘还未回答，重拾意识和肢体感觉的郝京妍已经先意识到了什么，她的肩、手臂和左腿传来丝丝凉意，好像自己的肌肤和空气之间没有隔着任何东西。不对、不可能，她的面色很痛苦，躺在软枕上的头再次晃动，像是在极力地逃避什么。

事实是，她的上身和一条左腿都暴露在空气中，左腿膝盖弯曲着，夏侯丘的一只手则贴在她的大腿外侧。她的身子盖在被褥下，外人看不到里面的情景，但身为当事人的郝京妍清楚地知道，她的所有衣物一件不留地皆被褪尽。

是夏侯丘做的？郝京妍的整个身子猛烈地一颤。而这时，她才意识到其他的事——通过身体的感知、肌肤间的亲密贴合，他也没有穿任何衣服，她和他此时此刻，正赤身裸体地交缠在一起。

如果这是一场梦，她可以选择永远睡着，不再醒来吗？为什么夏侯丘要这么做？她是真的已经把他当做亲人，就像自己的哥哥一般，即使他是阳骆承的敌人，她也会不离不弃。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为什么要侵犯她，用这样的方式利用她去伤害阳骆承？

“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郝京妍问。

她只觉好痛苦、好难受，仿佛夏侯丘扎进她脖颈的银针正顺着血脉游走，直刺她的心脏，心，立刻被鲜血模糊了。明明她都能看到明天的曙光了，不久之后她便能到达另一彼岸，可是就在她心怀无限期冀的时候，夏侯丘却把她推进了一个万丈深渊，光线骤然在她面前消失，只留给她一片黑暗。

她和夏侯丘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就算她是被强迫的，阳骆承不怪她，又要她如

何去面对阳骆承？她要如何用一个不完整的自己，陪阳骆承过一生一世？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多么简单的愿望，对郝京妍而言却是遥不可及。

郝京妍无助的泪、无力的泪，似涓涓溪流缓缓地淌出眼眶，那晶莹的泪水令人心碎。

“除了脱掉衣服，我没对你做其他的事。”不知为何，郝京妍那清澈的泪水，撞进夏侯丘的眼帘，他竟觉得有那么一分刺眼，他说着，口气却依旧冰冷，“要是你想假戏真做，那也可以。”夏侯丘说着，贴在郝京妍大腿外侧的右手，顺着她柔滑的肌肤向里探去。

“求你，不要。”她和夏侯丘在她昏迷的那段时间，没有越过那条男女的界限吗？郝京妍惊愕地看向夏侯丘，但他不像是在愚弄她的样子，她耗了点时间，去确认夏侯丘的话。可就在这时，郝京妍忽觉静止在她身上的手，顺着她玲珑的曲线游走起来，她用尽全力抵抗道。直至感觉夏侯丘停止了动作，郝京妍急速跳动的心才稍缓了下，“算我求你，不要利用我。”郝京妍用悲戚的声音哀求夏侯丘。

“你很在意他？”夏侯丘定睛看着郝京妍，他凛冽的眼瞳在昏黑的光线里显得极其锐利。

“我不容许任何人伤害他。”郝京妍没有犹豫，眼中是同样的坚定。她是真的好喜欢、好心疼阳骆承，她对自己发过誓，要好好地守护在他身边。

“我和他必有一死，你就做选择吧。”听着郝京妍的话，夏侯丘的眼底闪过一丝波动，但因他眼中附着太多的寒冰，那微不足道的轻颤，别人看不到，连他自己也没留意。

“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天下就那么重要吗？”她不想让阳骆承和夏侯丘中的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，是她太贪心吗？为何总要把她逼进绝望的深谷？

“一开始我就提醒过你，不要企图来改变我，那不是你能办到的事。”谁也改变不了注定的结局。眼眸变回最初的冰凉，夏侯丘说道，“当先攻击敌人的弱点，然后再逐一击破，那才是克敌的上上之策。我和阳骆承的武功不相上下，要在武力上夺他性命是不可能的事，但他有着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你和阳显名。”

“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你才让我接近的吗？”离间她和阳骆承吗？这才是夏侯丘留在宫中的真正目的。得知了真相，郝京妍的心中有种难以言喻的感受，唯一能肯定的是，那剜心之痛一点也不好受。

在点破夏侯丘身世的时候，郝京妍便已经承认了他。纵然她知道夏侯丘的出现充满了算计和阴谋，但她在这一个月的相处里还是把他当做了亲人。郝京妍以为她走近了他一点，而事实上是她走进了他早就设计好的圈套中，由始至终，他只是他为了攻击对手而找到的一枚棋子。郝京妍没想过一下子就能改变夏侯丘、融化凝结在他身上的寒冰，但此时此刻的状况，还是让她难以承受。

沉默了会儿，对于郝京妍的那个问题，夏侯丘没有回答。又过了一会，他的脸色忽地一变，犹如林中的野狼嗅到猎物一般，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，其中含有诡谲、残暴、邪恶和血腥。

“阳骆承来了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，不然我不介意给他上演一场真人秀。”夏侯丘看着身下的郝京妍，说道。

门外渐渐响起脚步声，在快速地逼近。两种声音，是两个人，而那两个脚步声，郝京妍都再熟悉不过，是阳骆承和马御。很快，脚步声停在了房门外，有过小小的停滞，虚掩着的房门才被推开。

而在阳骆承闯进房间的前一刻，夏侯丘全然不在意郝京妍的感受，强行吻上了她的唇。郝京妍推拒着，她把双手强撑在夏侯丘的肩头，本是在挣扎，但在外人眼中，她的动作更像环抱着夏侯丘。无形间，充盈着绯色气息的房内，又添上了一股暧昧。

房门敞开，首先映入阳骆承眼帘的是一地凌乱不堪的衣服，关于郝京妍的一切，阳骆承无比熟悉，自然包括她的每一件衣裳。寂静的夜里传出骨头剧烈摩擦的声音，阳骆承的双拳握得更紧，皮肤包裹下的骨头和经脉清晰可见，他极力克制的面容更是略显狰狞。

阳骆承大步朝帷幔后的床榻走去，而一同进来的马御却退了出去。看到房内男女衣物随意地丢弃在地上，马御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很担心郝京妍，更对夏侯丘深恶痛绝。但是，这种场合外人不宜在场，不然只会令阳骆承和郝京妍难堪，还可能把事情激化到更加难以收拾的地步，于是，马御只守在了门外。

“放开我。”郝京妍挣脱夏侯丘的唇，大声地喊道。然而，在夏侯丘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时，郝京妍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一丝稍纵即逝的笑意，一丝令人为之惊恐的冷笑。

本就无意于男女欢愉的夏侯丘离开郝京妍的身体，从床尾拿起自己的一件单衣迅速穿上，然后用被褥遮住了郝京妍春光无限的身子。与此同时，阳骆承来到

了床边。

“这件事和她没关系，是我强迫的。”夏侯丘直视着阳骆承，他没做任何辩解，直接说道。

“我要你死。”看了眼床榻上躺着的郝京妍，她白皙的肩和手臂还露在外面，阳骆承的怒意骤发，他把力量集中在右手上，说着，足以毁天灭地的一掌直逼夏侯丘的眉心。

眼见阳骆承的那一掌极速而至，夏侯丘却没有闪躲，只差分毫，夏侯丘必将死于阳骆承的掌下，可夏侯丘的眼里却没有一点对死亡的畏惧，甚至带着少许冷意。夏侯丘的那丝邪恶，阳骆承看不懂也无所谓，他要的只是夏侯丘死，夏侯丘必须要死。

但郝京妍却明白夏侯丘眼里蕴含的意思，夏侯丘在赌，赌一场只会赢不会输的局。他的身份要是真如郝京妍所说，是郝振南失散的儿子，那么他若死了，她之后的一生，想必都会在悔恨和煎熬中度过，和阳骆承不可能会有结果。通俗点说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失去知己的阳骆承，一个魏应弘都够做对手了。要是他没死，所有的事情就会按照他计划的进行，而且成效会更加完美。在这场赌局里，无论如何，他都是赢家。而在千钧一发之际，郝京妍说出了那两个字，夏侯丘眼底的笑意蔓延上唇角——他赢了。

“不要。”郝京妍用被褥裹着一丝不挂的身子，坐起身，挡在了夏侯丘的面前，对着阳骆承求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阳骆承惊诧地凝视着郝京妍问道。对于突然横出来的郝京妍，要不是阳骆承及时收住掌力，必定酿成一生也不能弥补的过错。阳骆承的掌势激起的强风袭上郝京妍的脸庞，她本就散落的长发被风卷得有些凌乱。

“他是我父亲的亲生儿子，你不能杀他。”看到阳骆承眸中的伤色，郝京妍的心中是同样的痛。为何，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？

“你没跟我说过这件事。”阳骆承信任郝京妍，但对她此时的话，他不禁有些怀疑。

“郝京妍，连这种事你都能编造出来，戏台上的戏子和你相比也自愧不如。只是，你就这样欺骗一心一意对你的男人，还每日和他躺在一张床上，你的心真的能安？还是你本身就是铁做的？”一个出人意料的声音在房门口响起。

看着来人，就连设计整盘棋局的夏侯丘也有丝惊讶。

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，该解释的事没来得及解释，不该出现的人又卷进了这片浑浊不堪的污水中。春阳公主的加入，无疑是把郝京妍推向了更加被动的境地。

“马御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辨着声源，阳骆承转头望向门口，而他只是瞥了一眼春阳公主，便对着随后进来的马御问道。他看着春阳公主的目光，如剑芒般冷冽。

“皇上，刚才……”马御回禀，刚才他见院中闪过一道黑影，便去追，但没追到，当马御意识到是调虎离山计赶回来时，春阳公主已走进了房间。

“先把她押出去。”阳骆承没耐心听马御说那么多，也不想看到春阳公主，便命令道。

“阳骆承，你以为你真的那么了解郝京妍吗？你以为你夺了她的国家、害死了她的父亲，她真的是心甘情愿地留在你身边？没想到你这么聪明的人，竟会掉进女人的温柔陷阱中。郝京妍喜欢的人是齐宿风，齐宿风比你早出现一年，别说一年，就算早一个月，也足够让一个女人记住一个男人，一生刻骨铭心。”

“假如她是个用情至深的人，你认为她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变心，还喜欢上一个自己的仇人吗？郝京妍重新回到皇宫，目的只有一个——替父报仇，她要毁掉你所拥有的一切。而她早就和夏侯丘勾结在一起了，为了不让人怀疑他们两人的关系，她还不惜牺牲了方士均。什么郝振南的亲生儿子，谁不知道郝振南只有一个女儿，那便是郝京妍。”

“郝京妍，你就不能编一个更好点的谎言出来吗？还是你认为无论你说什么，被你玩弄的那个男人都会信？阳骆承，你醒醒吧，如果你还想自己骗自己，那我无话可说……”在马御动手的时候，春阳公主挣扎着，一句接一句、绘声绘色地说道。

站在远处，春阳公主看着还在床榻上的夏侯丘和郝京妍，她那双由妩媚变得恶毒的眼睛里，是浓得不能再浓的恨意和嫉妒。她的孩子死了，她要所有人陪葬，包括夏侯丘还有郝京妍。爱的极端便是恨，恨到极致，只能用血腥去化解。

第五十章 疯狂与心碎

“骆承，我……”

“霍春阳，你给我住口。”

郝京妍和阳骆承的声音一同响起，但在阳骆承愠怒而又威严的厉声下，郝京妍弱得很多的声音完全被盖了下去。

“怎么，在害怕吗？”春阳公主没因阳骆承的震怒而惊恐，她看着他，眼里流淌着讥讽之色，她继续雪上加霜，更不惧火上浇油，甚至可能引火烧身，“阳骆承，枉你杀人的时候，连眼睛都可以不眨一下，却不敢面对现实。”

“我让你住口。”阳骆承极怒的神色濒临失控，他对着春阳公主再道。

“我不说，你就能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吗？就算你不信我说的话，但眼前的这一切，你能当它不存在吗？看看这一地的衣裳，你的女人就在你踏进这间房前，还躺在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中，行着鱼水之欢，两人要多缠绵有多缠绵。而刚才，她还厚颜无耻地袒护自己的奸夫，我是不知道她在背地里，给你戴过多少次绿帽子……”春阳公主无畏地对着阳骆承道，最后一句更是含沙射影，她话中之意，在场的人谁都听得出来。疯狂之下的春阳公主豁出去了，她不好过，也绝不会让郝京妍好好地活着。

啪——在沉寂的夜中，巴掌的声音尤为响亮。阳骆承挥出右手，毫不留情的一巴掌，重重地扇在了春阳公主的脸颊上，积聚了阳骆承满心无处发泄的情绪的一巴掌，力度之大，亦是可想而知。

春阳公主整个人被扇倒在地，四肢撞击在木质地板的瞬间，还发出厚重的声响，一道殷红的鲜血，沿着她的嘴角流出。一介女流，再加上流产不久，春阳

公主虚弱的身子，哪里扛得住阳骆承愤怒的一巴掌。春阳公主狼狈地摔倒在地之后，只觉脸颊火辣辣地痛，撞伤的关节处同样传来剧烈的痛，任她使劲全力，也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。

感受着浑身传来的痛意，春阳公主朝向地面的双眸却是笼着一层笑意。阳骆承出手越重，就说明那些话对他的影响越大，哈哈哈……混乱吧、疯狂吧，春阳公主只等着所有人一起灭亡。

然而，当春阳公主看到近处一地的衣裳时，她的神情里除了恨，还有着一份别样的复杂，有那么点凄凉。她一直想要让全天下的男人臣服在她脚下，却不想喜欢上了一个凌辱她的男人，这世间，真是荒唐亦可笑。

顺着一件件凌乱的衣服，春阳公主的视线一直延续到房间的里侧，最终，春阳公主双目的焦点，落在了已经下到地面站着的夏侯丘身上。她看向他的时候，他也俯视着她，只是在夏侯丘的眼中，春阳公主看到的只有他对她的不屑，连一点怜悯之意也无。

他对她，真的一点情都没有？“今晚我来，就是想看看，一个高高在上把无数人踩在脚下的公主，究竟有多高傲？”春阳公主回想起夏侯丘曾说过的这句话，他闯进她的生命里，只是为了羞辱她吗？

在一副高傲的躯壳掩饰下，春阳公主的心中划过一道经久不息的痛。人一旦生了情，便会痛，就算再自以为是的人，也逃不开那必经的过程，阳骆承是，春阳公主也是。

“来人。”阳骆承冲着门的方向喊道。很快，门口凭空出现了两个表情冰冷的黑服男人。

“主子。”两个黑服男人参见阳骆承，对于房内发生的一切却是无动于衷。

“把春阳公主押下去。”阳骆承命令，声音比那两个黑服男人更冰。

“是。”在两个黑服男人的生命里，好像只有“执行命令”四个字，在得到阳骆承的命令后，两个黑服男人什么也不问，架起春阳公主的两条手臂，把她押离了房间。

仍有着很多的不甘，春阳公主被带离了这场纷乱的旋涡中央。然而，她的这些话还是听进了某些人的心里。春阳公主的突至把事情搅得更浑，她被押走后，留在房间里的人，却不得不重新回到原来那个更为棘手、更难以决断的问题上。

在房间里最为难堪的人，自然是用被褥遮体的郝京妍。被褥之下是赤条条的

身子，她的衣物全数被随意地丢弃在地板上，房内站着三个男人，置身于这种场面之下，虽然一切都是情非得已、被逼无奈，郝京妍还是感到羞愧难当，内心的苦涩难以言喻。

“骆承……”郝京妍用手抓着被褥，尽可能地把身子裹起来。她看着阳骆承，却不知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之下，她要如何解释，又该如何为自己辩驳。

“马御，你先回凤仪殿。”阳骆承对着马御吩咐。

“是。”马御应道，他转身，余光在划过床榻之际，怜惜地看了眼郝京妍，便走了。

“来人。”等马御走后，阳骆承又对着门口道。他的声音落下之后，又来了两个黑服男人。

“主人。”两个黑服男人对着阳骆承道。

不像之前那么干脆，阳骆承有过片刻的踌躇，像在犹豫着什么，又似在思考着什么。阳骆承转向夏侯丘，两个男人的视线触碰在一起的刹那，犹如火山喷发。

“把夏侯丘押下去。”阳骆承的两手灌注了全身的力量，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对夏侯丘出手。

“是。”两个黑服男人得命，先是提高了戒备才逼近夏侯丘，似乎知道他们面对的敌人很难对付。

随着脚步声响起，房内的空气一下子紧绷了起来，大战随时可能一触即发。一旁的阳骆承亦是集中精力，暗中注意着夏侯丘的一举一动。可是激战没有发生，夏侯丘出人意料地没有做任何抵抗，就束手就擒了。

在被押着经过阳骆承身边的时候，夏侯丘的唇边漾起一抹冷笑，这一回，阳骆承看得清清楚楚，更懂夏侯丘笑中的意思。凭借夏侯丘的武功，杀死阳骆承也许不可能，但要全身而退还是可以的，才略同样高人一等的阳骆承和夏侯丘，在那时想的是同一件事。

阳骆承不亲自动手，而是让手下代之，就是想给夏侯丘逃走的机会。他不怕征途上多个强劲敌人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，阳骆承自然有办法应对，但他不想在他和郝京妍中间，夹个其他男人。而夏侯丘自然不会让阳骆承如意，他要做阳骆承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逼得阳骆承想拔又拔不掉。但是夏侯丘要做的还不仅于此，接下去，还会有更猛烈的风暴潮涌而来。

在阳骆承的注视下，夏侯丘也出了房间。

“松手，我自己会走。”走到外面的夏侯丘使劲把被黑服男人钳制的手臂挣脱了出来。

夏侯丘强悍的气势令两个黑服男人竟不敢在他面前造次。

出了长亭宫后，忽地，夏侯丘伸出右手大拇指，由左到右，沿着他的唇瓣划了一次，他的唇上还残留着郝京妍的气息，她的唇不甜，还有点凉。

其实，夏侯丘可以直接要了郝京妍，反正他的生命里有过很多女人，他也不介意再多一个。但是，他没有那么做，理由不是被郝京妍感化了，而是从一开始夏侯丘就没打算要郝京妍。他要郝京妍和阳骆承两个人，在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里不断猜忌，最后走向绝望。

和阳骆承不同，夏侯丘的邪恶从来都是表里如一。只是，在夏侯丘把手从唇上放下时，他的面容里第一次染上了少许留恋之色。没错，包括春阳公主在内，他是玩弄过不少女人，但是，郝京妍是夏侯丘吻过的第一个女人。

有些事，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，但也许在潜移默化中，已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。可那些，都不足以动摇夏侯丘的决心。

慢慢深去的夜，比墨汁更加浓郁的黑色，吞噬了世间的每一个角落，而隐在那片黑暗之后的阴毒，早已按捺不住，在蠢蠢欲动了。

再之后，夏侯丘和两个黑服男人的身影，一同湮没在了夜色里。

阳骆承从身上脱下两件自己的衣裳，他踩过地板上那些凌乱的衣物，有夏侯丘的，也有郝京妍的，然后来到了床边。

“穿上。”阳骆承把自己的衣服递给郝京妍。

“骆承，这一切都是夏侯丘的诡计，目的是为了分化我和你。而你看到的那一幕，只是他演的一出戏，我和他除了肌肤上的接触，其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……”郝京妍接过衣服，解释道，然而那些言辞在这一刻显得很苍白无力。

“这件事以后再说，我们先回凤仪殿。”阳骆承道，他的眉宇间有几分抵触，显然不是很想在这个时候谈那些事。

“好。”郝京妍看着阳骆承的反应，低声应了句，也没说别的话。

亲眼所见，这种事无论发生在谁的身上，都很难不相信看到的一切。即使阳骆承有怀疑，郝京妍也不怨他，一切的错都在她。

在郝京妍穿衣的时候，阳骆承走到了房外，门掩着，能隐约听到从外面传来